



青年原创书系



假如爱,是种苦难

JIARUAI

SHIZHONGKUNAN

纯真不是如一张白纸没有内容
纯真应该是经过许多或对或错的历练后
内心依然坚守并保留的天真

迷失年代最真诚最温暖的心灵救赎小说
她们笑着流过泪,依然不让生命荒芜

蔼 琳 /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假如爱,是种苦难

葛 琳 /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假如爱，是种苦难/葛琳著. --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7
（青年原创书系）
ISBN 978-7-80240-625-4

I. ①假… II. ①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21136号

书 名	假如爱，是种苦难
作 者	葛 琳
责任编辑	李晓薇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6
字 数	350千字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引子·····	1
一、涅槃·····	3
二、代孕·····	9
三、陪护·····	18
四、交汇·····	34
五、初见·····	54
六、危难·····	61
七、碰撞·····	71
八、萌芽·····	90
九、生离·····	100
十、温暖·····	113
十一、故人·····	124
十二、寻人·····	140
十三、偷子·····	157
十四、新年·····	184
十五、离开·····	199
十六、离婚·····	211



十七、守望·····	221
十八、回归·····	237
十九、留下·····	250
二十、表白·····	266
二十一、旧患·····	281
二十二、复苏·····	300
二十三、接纳·····	316
二十四、突破·····	335
二十五、折磨·····	351
二十六、相爱·····	369
二十七、相分·····	383
二十八、重逢·····	402

引子

好像是在一夜之间，这条远近闻名的酒吧街拐角处，出现了一间风格与整条街道格格不入的小酒吧。

酒吧灰白的外墙和古朴的门面几乎没有任何装修，只在门前挂上两盏大灯笼，左边的一只写着“温”，右边的一只写着“情”。这两个字都是黑色的隶书，线条很粗，却给人一种很柔和的感觉。

酒吧里的摆设也非常简陋，除了吧台算是新做的，还仿得古色古香。除此之外，其余的木制桌子和椅子全部是旧物，有油漆的大多已经斑驳脱落，没有油漆的也留下了岁月斑驳的印痕。这些桌椅没有重复的样式，乍一看，真怀疑是走进了废旧家具处理场。洁白的墙壁上，挂着的全是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各种孩子的黑白相片。那些孩子都有天真而不甚干净的小脸，有的笑着，有的安静着，那些小脸上都有一双无邪而清澈的眼睛，那眼神里有一种天生的忧郁，怯怯的、好奇的看着这个他们一点也理解不了的喧嚣的世界。

总之，这个酒吧给人的第一感觉是粗鄙而散乱的，不适合这个到处都是小资的城市。开始，路过的人们和一些酒吧老板都在心里暗笑，这肯定是一个不懂酒吧文化的人开来玩儿的，不出一个月肯定要倒闭。哪有酒吧起这样老土的名字？哪有开酒吧不讲究个性和主题的呢？

可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温情”酒吧没有倒闭，顾客反而在稳定地上升。人们从开始的好奇和不屑，似乎慢慢地体会到了店主的良苦用心，却又说不上个所以然来。倒是每当夜幕降临，门前那

两盏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在这一条繁华的街道中有点另类地亮着的时候，“温情”这两个字，在红光的映衬下，莫明其妙地让这都市的夜归人心里就柔柔地扯了一下。

于是，便默默地走了进去。这儿的消费并不高，坐在那些年代久远的椅子上，在红烛微弱的光线中，轻轻摇晃着酒杯里的酒，人便恍惚起来了。酒吧里很静，静到听不到任何的调笑和吆喝，人们一般是静静呆坐或者细声聊天。一些好像从没听过的音乐，梦幻而又清冽地流淌着。

日子再久一点，人们便听到了一些和“温情”酒吧有关的传说。最有吸引力的传说是一个货车司机说的，他说老板娘是一个风情万种的绝色美女，非常年轻，那身材该凸的凸该凹的凹。来酒吧里消遣的人不相信，可是他信誓旦旦地说他真的见过老板娘，这些破桌子破椅子，就是他帮忙从云南和贵州一些村庄运回来的，他还挣了3000块钱呢。

有客人试探地问在吧台忙碌的女孩和男孩，他们都会礼貌地说，老板娘不在，这儿是我们负责的。那女孩会展开灿烂的笑脸说：“你好，我叫东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如果是问男孩，男孩也会绅士地说：

“你好，我是阿朗，请问你需要什么？”有时客人会再问：“听说你们老板很漂亮？”男孩和女孩都会微笑着点点头。

还有一个传闻说这个老板娘和黑道关系密切。开张那天，隔壁有一个小流氓说他亲眼看到人称赵叔的江湖老大，给酒吧挂灯笼，而且是单独一个人来的。这样一采，那些眼红的、不愤的人也不敢冒然来闹场了。

久而久之，“温情”酒吧的老板娘便成了一个谜。久而久之，人们也就不再关心这个谜了。而“温情”酒吧，在看似漫不经心的经营中，渐渐地形成了一种温情脉脉的氛围，有了一批固定的顾客，这些顾客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但一进了“温情”，都安静与文明起来，好像是约定俗成似的。这让那些绞尽脑汁经营酒吧的业主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醉汉，说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話。他说，这生活他妈的哪会有解的呢？

一、涅槃

站在这个接近天堂般的地方，罗娜恍惚了。

这些日子，背着简单的行囊，行走在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她早就在疲劳中习惯了随处可见的美丽景色。在藏民导游的带领下，在封闭原始的藏区里翻山越岭，整整半个月见不到公路。当她翻越过道道山梁后终于进入云南境内，远远的看到立着电线杆的马路时，便抑制不住狂喜，甚至一改木然的表情，欢呼雀跃起来。

而当她面对这一块像蓝宝石般镶嵌在横断山脉川滇交界的西南高原上的湖水时，却失语了。这并非是单纯的一面湖水，静如处子般的绿色中，泛着一丝丝的白色光带。风静时，平滑若镜，若积万顷碧玉；微风起处，波光粼粼，又似翻起一湖锦鳞。湖光山色，浑然一体，天水相连，鱼跃鸟飞。

罗娜跪在湖边，听到高空上传来哀凜的雁鸣，摸摸被高原日照晒得粗糙黝黑的脸庞，才发觉自己已经泪流满脸。

那个她雇来的藏民汉子，远远地看着她，憨憨的脸上是一种质朴的了解与宽容。罗娜抹抹脸上的泪水，回头看到汉子父亲般的眼神，醒悟过来，随即又从眼眶涌出更加多的眼泪来。

汉子终于走了过来，眼神担忧。

罗娜想对他笑笑，不想却哭出声音来。

汉子搓着粗糙的双手困窘地站着。起初她请他当向导，他极力摇头。不管他多么渴望这一份工作，可他负担不了一个看上去那样瘦弱的女孩的安全和生命。她也并不求他，只是哀哀地望着他，那眼神让他无法拒绝。

一路上，这个女孩走得很慢，可是他在心里也不禁惊叹她的韧性。他在前面走，她总在他后面10多米的地方跟着。好几次女孩滚到山坡或者石头下，手臂和小腿流血了，也不见她咬牙喊疼或者哭泣。在荒野的夜晚，他守在她的帐篷外睡觉，听到远处狼或者某些野兽的嘶叫，她也没有什么惊悸惶恐的表现，好像这所有的一切，都和她无关。

半个多月过去，终于到达她固执地要来的目的地，她却失常痛哭。

汉子用不甚流利的汉语对她说，姑娘，不要这样，不管怎么样，都要坚强，像你一路上走过来那样坚强！

这一路走来……

罗娜渐渐平静下来，抹干泪水，掠掠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梳洗、枯草似的头发，带着泪痕对汉子笑了笑，然后递给汉子一叠钱。

汉子连连摆手说：“不，不用，不用这么多。”

罗娜将钱递得更近：“拿着吧大叔，让四旺和五旺都上学去。”

汉子犹豫着接了过去，从包里取出一条洁白的哈达，挂在罗娜的脖子上。

罗娜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山道上……

到底是很久以前还是不久之前？有个男人曾经对她说，你知道吗，宝贝，泸沽湖是仙女跌落在人间的一颗晶莹的泪珠，是世上最纯净的地方，我们的婚礼要在那儿举行。她问，像我们的爱情一样纯净吗？他笑着亲向她……于是，她憧憬着，在碧水湖畔，她着洁白的婚纱，在“女儿国”中与她的阿柱（摩梭女人对意中人的称呼）喜结连理，从此相伴

一生。

可是，这一切都不过是幻影，那些她洗尽铅华所期待的幸福，如肥皂泡一样，悬浮在半空借助太阳光炫出五彩的斑驳，轻轻一戳就烟消云散。

她的魂也跟着散了碎了——那个男人，那份爱，是她赖以生存的命根啊。

她带走了她能找到的他所有的钱，竟然那么多！她要策划一场华美而孤绝的告别仪式，从上海到藏区再到云南，独自徒步远行。路走完了，她的生命也就随之静止、消失。

泸沽湖，女儿国，她向往那儿女人的自由快乐。她们在属于自己个人所有的花房里编织少女的梦，实现她们的情真意挚的爱。她们没有古圣先贤留下的清规戒律，没有孤寂、失落的烦恼、忧伤。她们不奢求不属于自己的一切，她们不会做金钱、物质和权力的奴隶；她们按照自己的质朴本性，遵循自己心的指引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无忧无虑地劳动、生活、恋爱，在母亲湖的山光水色中最大限度地展示自己天然的本色。

——来生就做这样的一个女人吧。

悄悄地，她取走了他寄放在婚纱店里的新婚纱，买下专卖店里最漂亮的鞋子，带了他早就陪她看好的钻戒和首饰，还有走过数间药店一颗一颗地买来的安眠药，一一放进背包。

此刻，泸沽湖就在她的跟前。从不离身的背包瘪瘪的，被扔在湖岸的碎石上。一双银白色镶有水钻的晚装鞋在碎石上歪歪地呆着，阳光一照，鞋面上的水钻便折射出炫目的光，与湖面跳跃着的光影相映成辉。鞋子旁边是一个白色的塑料小瓶子，里面装着60多颗安眠药。罗娜面湖而跪，手拽着雪白的婚纱，双肩抖动。婚纱的裙摆宽大而奢华，散铺在泥沙与碎石上，罗娜抱着婚纱的一角，斜斜地倒在裙摆上——多像母亲安宁的怀抱啊！

几只灰白的大鸟在她头上盘旋低徊，唱歌似地鸣叫着，和着湖水拍岸的声音，竟然引得她又再热泪盈眶。

躺在丝锻的裙摆上，侧目望向湖面，呆呆地，痴痴地……

记忆开始像录影机一样倒带，这一回没有李楷峰，没有‘妈咪’。陕北那个小山村，贫瘠得人们掘钝了手指也刨不足温饱的小山村，但有爸爸疼她，有妈妈爱她——可惜他们都不在了，她都想不起来他们的样子了。还好，还有哥哥护着她，姑姑养育着她——姑姑！她触电似的坐起来！

灰白色的大鸟“呼”地飞散走远，鸣叫声却愈加高凛。时值黄昏，满天晚霞温柔俯瞰，湖面仿如一匹绝好的丝绸，印染着似幻似真的蓝天红云。

她不能在这个如此神圣美好的地方死去，她依旧年轻却被生活历练得千疮百孔的躯体，又怎么能玷污这一方净土？这一路上，无数的艰难险阻，死都不怕，生又何足畏惧？

这儿不应该是结束，而是开始。

冰凉的湖水洗净了罗娜脸上的污垢，也洗掉了重压在内心的阴霾。

夕阳渐渐消褪在山的另一边，从湖面吹来的风越来越凉。罗娜穿上夹克小外套，回头望向湖畔向阳的小山丘上被掘过的新土。那个她吃力刨出来的衣冠冢，埋葬着她的前半生。

罗娜更深地看了一眼，拾起干瘪的背包，沿着湖边往有炊烟的地方走去。

在一个外观全是原木结构、倚着小山坡而建的小客栈住下，舒舒服服地洗了一个澡，直到老板娘来敲门，罗娜才知道自己已经在简陋的浴室呆了将近一个小时。

罗娜让她把饭菜送到房间来，特地嘱咐道：“我要一盆火腿肉，一

盆牛肉，反正你们有什么肉或者好吃的，都给我来一点，然后再来一瓶白酒。”

即使阅人无数，老板娘还是忍不住问：“小姐，你确定能吃得完吗？你……为什么不要红酒或者啤酒呢？”

罗娜一边抹头发一边走到小木窗前，背对着老板娘自言自语：“就喝白酒吧，让烈酒驱赶着我的血液重新燃烧，奔腾，然后重生！”

又是一个来泸沽湖疗伤寻求慰藉的都市女子！掩上门去准备酒菜的老板娘微微地叹息。能够这么关心吃的女子，应该是已经得到解脱了。

酒菜还是老板娘亲自送来，才摆上小桌，罗娜直接用手抓起牛肉就往嘴里塞。老板娘微笑地看着她：“介意我坐下来，陪你喝一杯吗？”

罗娜怔了一下，然后点点头。

老板娘坐下来，只是静静地看着罗娜一手抓肉一手拿酒杯地狼吞虎咽。这个女孩又黑又瘦，可是掩盖不了她轮廓的出色。想当年，自己不也是因为逃避一段感情，跑来还没有通道路的泸沽湖么？谁也想不到，她竟然会在这儿落地生根。因此每当她看到那些只身远行的女人坚强而落寞，就会从心灵深处牵扯起丝丝对同胞姐妹般的疼惜。

罗娜也没有招呼她，只顾着大块吃肉，大杯喝酒。

“这酒真烈！”

“是我们自己酿的，叫做‘咣当’。”

“‘咣当’？”

“是的，许多游客喝上几杯，就‘咣当’一声醉倒了。”老板娘把她酒量之大的惊奇，压在心里，也不劝她。

吃得差不多了，罗娜才吮着手指问：“老板娘，这是记帐还先付钱？”

老板娘笑笑说：“都可以。你就叫我嫫姐吧，我本是上海人，嫁到这边来了。”

“我叫罗娜。”

“知道，从你一进客栈，我就开始注意你。”

“啊？你……认识我？”罗娜有点心虚。

“我看到了五年前的自己。妹妹，不管你来自哪里，要到哪里去，有什么样的故事，都请你记住，永远不要轻言放弃一切，包括生命。”

罗娜的手停下来，久久地凝视着这个叫嫋姐的女人。在她眼眶泛红欲张口说什么的时候，嫋姐向她举起了酒杯，说：“来，和嫋姐干了这最后一杯，像你说的，让烈酒驱赶着血液重新燃烧，奔腾，然后重生！”

“嗯，燃烧，奔腾，重生！”罗娜站起来举杯，一饮而尽。

在嫋姐收拾碗碟离开时，罗娜叫住她：“嫋姐，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嫋姐停下脚步。

“是不是必须要浴火，凤凰才能美丽地重生？”

“你说呢？”

“我想应该是的。”

“这儿有一首民歌，第一句是这样唱的‘美丽的泸沽湖，迎来了朝霞……’”

“真好听……”

送走嫋姐，罗娜早早地睡下，躺在客栈的小床上，心平静得像无风无澜的湖面。

高原的温差非常大，泸沽湖的夜晚寒冷而寂静。罗娜扯过厚厚的棉被将自己瘦弱的身躯卷得密密实实的，闭上眼睛，偶尔能听到外面传来不知名的水鸟的鸣叫声，远处某个地方锅庄歌舞晚会的音乐声隐约入耳。

夜再深一点，就只能听到湖水拍打岸边发出有节奏的声响，抚慰如母亲的手掌，不一会，极度疲惫的罗娜便沉沉地睡去。

2006年的9月30日，在这个海拔近2700米的湖边之夜，她不再失眠，也再没有恶梦。

在那本跟随着她行程的日记本里，关于这一天，她只写了一句话：“不管是曾经的堕落还是曾经的幸福，都不堪回首。李楷峰，你真正地死了。而我，从今天开始，已经涅槃。”

二、代孕

半年后。

昆明飞往广州的客机上，旅客陆续就座，姆娜正在闭目养神，浅粉色的小碎花纯棉背心连衣孕妇裙，映衬得她轮廓过分明显的五官柔和起来。

飞机在轰鸣声中飞上高空，姆娜的思绪才从泸沽湖拉回来。也许是这几天休息不好，姆娜突然一阵恶心，来不及抓过座位边上备着的袋子，就吐了起来。

坐在旁边的年轻小伙子厌恶地掩着鼻子大声叫唤着。

空姐闻声赶来照顾姆娜，小伙子在一边嚷着要换座位。这是旅游旺季，机上哪有空座位呢？空姐问有谁愿意换一下？机舱里鸦雀无声。

半晌，有一个女孩站起来说：“我来换吧。”

女孩才坐下，姆娜对她感激地说：“谢谢。”

女孩只是浅浅一笑。坐了一会，女孩拿出一个本子，低下头去写着

什么。

姆娜暗暗打量着她：一张让人过目不忘的脸，棕黄卷曲的中长头发，身穿桔红的小T恤上衣，瘦身的灰蓝洗水牛仔裤，看上去简洁清明。

飞机飞了近一个小时，女孩抬头看到姆娜脸色发青，放下本子，问她要不要紧。姆娜摇摇头笑说：“小家伙在肚子里乱踢我呢。”

女孩把温开水递给姆娜，一边将手放在她的肚皮上替她轻轻安抚。胎动好不容易平息下来，姆娜再看着这个女孩，眼神那么沉静冷漠，表情却隐约透着平和与天真，整个看上去，都有一种超乎她年纪的东西在身上无形地弥漫着。

也许是这一份好奇和感激，姆娜和女孩聊起来：“真巧，我们的名字只差一个字。你到云南是旅游还是出差？”

“算是出差吧，顺便看望在泸沽湖的朋友。”

“泸沽湖是我的家乡。”

“你回去探亲吗？”

“……算是吧。”

“家里人怎么放心你一个出来？你的肚子……”

“摩梭女人强壮着呢，何况，我始终要习惯一个人走路。”

罗娜心里“咯噔”地扯了一下。一个女人，这么轻描淡写地说着这句看似坚强实则悲凉的话，定已过尽千帆。

罗娜对她笑笑，不再接话，掏出数码相机把玩着。

“我都好几年没有照相了。”

姆娜正感叹着，罗娜已经对着她按下快门。

“你看，多漂亮的摩梭准妈妈！”罗娜把相片回放给姆娜看。

听到罗娜叫她摩梭妈妈，姆娜心里隐隐地痛了一下，她又怎么配得上这个称呼呢？她走的路，已经叛离了祖辈和族人姐妹的传统。

姆娜瞥见了罗娜按出来的其他相片，不禁脱口而出：“嫫姐？那个孩子才满月的老板娘？”

“是的，我就是来喝满月酒顺便办点事的。”

“你住在她湖边那个小客栈么？我住在一楼的观湖客房。”

“是吗，我住二楼最靠里的那个观湖客房，以前我曾经在那住了一个多月呢。”

“可以听到很清晰的湖水拍岸的声音，还有鸟鸣……”

“打开窗，还可以享受这世上独一无二的柔润而又清凉的和风，运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看见银色的鱼儿跃出水面……”

“最喜欢的是从这客栈的窗户望出去，不会像别的客栈一样所见的都是游人，看见的正好是游人罕至的地方，特别是早上醒来，推开木窗，湖面上雾气蒸腾，隐约传来优美的情歌的哼唱，还有青草甘香的味道……在这样的房间醒来，人会变得呆呆的。梦里不知身是客……”

“梦里不知身是客。我什么时候，也成客了呢？”姆娜这样想着，期待罗娜说下去。

“最怀念扎西酝的酒，特别是‘吭当’，那酒啊，是有魂的。那可是他用冬天冰层下的湖水酝的，一年只酝一次，封好了，就放地窖里。”

“你喜欢？这种酒好烈的。”

“是的，我喜欢。因为它能唤醒人内心沉睡着的许多东西。”

“我也喜欢，从小我就喝着它长大。可是，我已经好多年没喝了，这次回来，也没喝。”

“因为怀孕？”

“不是，是情怯吧，怕我喝了它就不想走了。”

“除了酒，我还爱吃泸沽湖里特产的半斤左右的活裂腹鱼腌制的酸鱼，扎西家的老阿婆用古方做成的，和别家不一样，想想我就流口水，

这次我特别带了好多回去呢。”

“我怎么这么笨，竟然忘记了带吃的，我什么也没买。明明特别馋家乡的特产，我怎么给忘记了呢。”

“要不，我带的分你一半？”

“啊，你还带了什么？”

“能吃的、不能吃的，下了飞机，要用汽车托运那么多。”

“哈哈。”

“不相信？下飞机时，你等我一会，我给你一点腌酸鱼，广东人说爱吃酸会生胖小子……我今天好像特别话多，不好意思。”

“有部电影说，不懂八卦的女人是不可爱的。我今天也特别多话。”

“这么说，我们今天都特别可爱。”

两个女人互相对视一下，不由自主地笑了。

孕妇毕竟比较容易疲劳，只一会的工夫，姆娜就靠在椅背上睡着了。

默默地注视着睡梦中的姆娜，罗娜理解了娴姐为什么对独自远行的女子，有特别多的偏爱与关注。娴姐之于她们，正如她之于姆娜。

那是一种来自某种共同特质的相互疼惜。

透过飞机的小圆窗，午后的天空晴朗而蔚蓝，白云一团一团地在身边飘过。罗娜忽然间喜欢上这坐飞机的感觉，不着地，便什么也不必考虑，连行李包袱都是寄存着的，如此安宁地坐着，四平八稳。

“四平八稳”，罗娜在心里重复了一下这四个字，自嘲地笑笑，也闭上了眼睛。

五天前，姆娜撇掉贴身的保姆偷偷跑出来，她知道那个半秃的香港男人，一定会发疯地到处寻找。在她偷跑前几天，他疏通好关系带她去